

灵异笔记

【华语世界最好看的悬疑灵异小说】

【比轰动全球的《达·芬奇密码》更值得一读】

我是四川某大学的学生，因为一个古老的灵异传说在我身上应验，致使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地离奇死亡，连我最爱的男友，也在死亡的阴影中走向绝望。导致我心中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，所以我要把这段不可思议的灵异经历写出来，让所有的读者都来分担感受我内心的恐惧压力……

睿兮〇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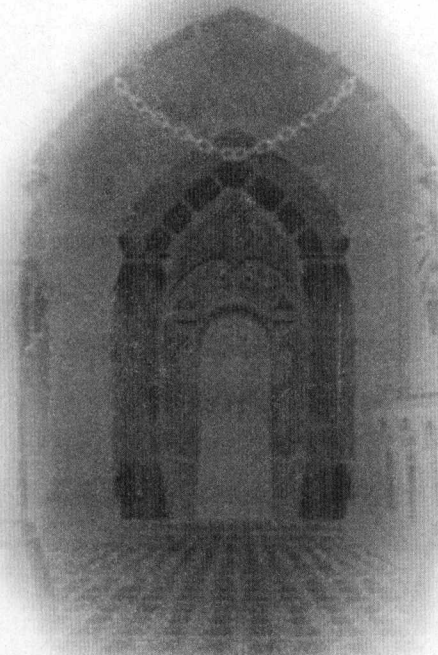
达·芬奇密码

【华语世界最好看的悬疑灵异小说】

【比轰动全球的《达·芬奇密码》更值得一读】

睿兮〇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异笔记/睿兮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7

ISBN 978-7-5039-3329-5

I. 灵… II. 睿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4519 号

灵异笔记

著 者 睿 兮

责任编辑 帅 克

装帧设计 天下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5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329-5/I·1548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灵异笔记



- 001/第一章 魔障初现
010/第二章 渐入险境
025/第三章 迈向死亡
034/第四章 迷失陷阱
046/第五章 夜半迷魂
057/第六章 鬼影迭现
068/第七章 凶灵索命
076/第八章 无形魔手
088/第九章 神魔一体
101/第十章 生死一线
109/第十一章 峰回路转
117/第十二章 邪域深渊
127/第十三章 老君道观
136/第十四章 君怀旧事
144/第十五章 铁索惊魂

灵异笔记

- 153/第十六章 绝境逢生
165/第十七章 连环谜底
174/第十八章 真相大白
185/第十九章 陡生奇变
193/第二十章 万劫不复



第一章 魔障初现

“在四川省南部平南县境内，有镇名华延，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。华延古镇三面环水，一面是山。人口不多，主要是汉、彝两族。镇集上有三条古街道，均青石为路，红瓦白墙，街巷河道绿树成荫，一派清幽古雅之貌，偶有游人到此，也是敛性三分，缓步低语，人人忽然地庄重起来，唯恐惊了这幽深宁静的气息。至于街坊笑语，嬉戏孩童，又另是一番热闹景象。动与静，俗与雅，施施然地并肩而行。小镇四周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或零星的人家。华延驿往西去，有山名老君，方圆八十平方公里之内皆为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，由于地势偏远，山路险阻，极少受到人为破坏。当地人除了做些小本生意，勤劳耕作外，就靠老君山这座天然的宝库了。采药草、挖山兰、拣柴木，遇上雨后，林中到处长出肥嫩鲜美的蘑菇，有毒无毒，自然分辨得出来，随手拾一些带回家去，便添了一道可口的菜肴。林中各色飞禽走兽多不胜数，不时可以猎到，所谓山珍，

也不过如此了。”

写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咽了咽口水，回味起下午餐桌上那些不知名的野山菌、小动物，只觉得肚子好像一下就清空了似的，再不填点东西进去，恐怕这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

美味的佳肴是没有了，早被祁峰洪晓那几个无耻的家伙扫荡了个精光。在城里不是没有吃过，可哪里能吃到这么新鲜地道的呢？我们几个女孩子还顾忌点形象，那些男生哪管这么多啊，光看着我们几个风卷残云，还满口地大呼还有没有，弄得一旁的主人一脸尴尬。我赶紧在桌下死命地乱踢一通，几个饿死鬼才伸伸舌头，埋头苦干，不说话了。

我合上笔记本，把笔往桌上一扔，美美地伸了个懒腰，只觉得身上仍然酸疼不已，想起来到这里的缘由，都还觉得不可思议。

祁峰和洪晓这两个超级疯子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看到的关于华延驿的介绍，莫名其妙地就动了心，非闹着要到华延原始森林探险，在学校跳得跟猴似的，还真给他拉到不少人。

我活该命苦是祁峰的女朋友，不说了；王絮是我最好的妹子，也拉上。应雪和黄夕这对体育系的情侣本来就喜欢四处乱跑；中文系大三著名的才子欧阳方大概是才思枯竭，想出来转转寻找灵感的源泉；而顾天——再加一个洪晓——祁峰的左臂右膀，当然少不了。于是放了暑假，瞄准了天气好的日子，一队人马便浩浩荡荡从成都杀过来，转车、转车、再转车，在我已经被颠簸得行将散架的时候，终于杀到了华延驿。

这里没有宾馆，甚至连“旅馆”也没有。我们就投宿在镇上一户陈姓人家。主人陈大伯夫妇都五十多岁了，唯一的儿子

出外打工，只不定时的给老两口汇一些钱回来，小地方消费不大，虽然靠这点钱，日子也能过得挺惬意，但陈大伯还是经常爱进山去转悠转悠，拾菌子，打些小点的家伙，回来卖掉补贴家用。

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倒是运气好，下午到华延，正碰上陈大伯进山回来，好客的陈大伯还亲自下厨，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我们端上了桌子。吃完饭天已经快黑了，几个男生还拉着我们一溜烟地往外跑，说要了解了解风土人情。我累得不想动，死活不去，陪陈大娘说了会儿话，就进屋写东西去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叹了口气。乡里人淳朴，不像城里人，四起的铁窗像牢笼一样把人和人囚禁在各自或大或小的牢房里，看着谁都像贼，有钱没钱的都以为自己的衣兜是银行的金库，别人就盯着瞅机会上来抢似的。

“哼哼……”我忍不住发出一种表示鄙视但是毫无意义的声音。

天色逐渐地黑了，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，任由思绪天马行空般地一阵乱跑，冷不防觉得一只手搭上了肩膀，几乎没要叫出来，转头却看见祁峰一脸的坏笑。

“秦琅小姐，你又哼哼什么啊，跟头小猪似的。呃？不对……好像你一直都是猪。”祁峰伸手拍了拍我的脑袋。

这家伙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没好气地拍开他的手：“去去去，你才是猪。”

“是！我尊敬的猪夫人！”他一个立正，倒是改口得快。

“去你的！”我一把抓起桌上的笔，朝祁峰一阵乱戳。

“啊啊啊！是你自己说的啊，我是猪，你当然是猪夫人了，怎么又怪我！”祁峰跳开去，夸张地叫起来。

我快给他气得发疯了。从谈恋爱到现在，关于“猪”还是“猪夫人”的对白已经重复了N次又N次，每次争论都没结果，而他仍然乐此不疲地猪啊猪的叫，自己当猪也开心的很，叫得我直想翻白眼。实在惹急了，就拳脚相加，可他还乐得像是在给他挠痒痒似的，一想起来就恨得我咬牙切齿。

正在这时，那一大帮子叽叽喳喳地回来了。我横了祁峰一眼，站起身往外走，他也连忙跟着出来。几人一见我们，顿时挤眉弄眼地哄起来：“哈！还说你小子跑哪里去了，原来溜回来陪老婆了。”

絮儿两步跳到我身边，抓着我的肩膀使劲摇晃，激动得语无伦次：“姐，你刚才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啊，华延太漂亮了！陈大伯一路上给我们讲了好多故事啊传说啊什么的。姐，明天我们就进山好不好，进老君山！原始森林啊！天啊，好期待！是不是啊陈伯伯！”她又跳回去扭住陈大伯。

陈大伯的笑容在一刹那间显得有些僵硬，似乎有点为难：“你们真的要进老君山？”

“嘿嘿，那当然了，要不咱们大老远的上这来干什么啊，本来就是冲着老君山来的，既然来了，就一定要去。”顾天和絮儿差不多的兴奋。

“但是……”陈大伯迟疑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没说出出口。

我没做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本来很喜欢四处疯跑的我对这次老君之行，一直都提不起兴趣。要不是祁峰要来，我现在根

本就不会和这堆“疯子”在一起——虽然我以前也是差不多的疯。

看着陈大伯欲言又止的神情，我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奇怪的不安，可又抓不住是什么。一阵凉意袭来，我不禁颤抖了一下。

祁峰正在一旁跟洪晓他们说得手舞足蹈，似乎瞥见我的脸色不太好，便撇下他们走过来：“怎么了小猪？”

我皱了皱眉：“叫你别乱喊。”

祁峰见我有些生气，也就不再开玩笑，轻轻抱了我一下，以示关心，又招呼着大家，做出一副正经的样子道：“要不这样吧，今天大家都累了，早点休息，至于进老君山的事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，也不急在一时，明天再商量，好吗？”

陈大伯的笑容又僵了一僵，然后缓和下来。洪晓他们几个则气得跳脚，哇哇怪叫了半天。

陈大娘早已经把儿子以前住的房间收拾干净，我、絮儿、应雪三个女孩子住一起，五个男生就打地铺睡外间。“外间”在屋子的结构中也就等于城里人的“客厅”。华延镇上基本都是平房或者一楼一底的木楼房，每家差不多都有一个小院子，比较简单，但是很整洁和古朴。

我们洗漱完毕就进了房间，应雪和絮儿刚才还闹得厉害，一上床就睡着了。按理说我也应该很快入睡的，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迷迷糊糊的，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，一阵冰冷的气息袭过来，我只感到胸口一闷，头像被什么重重地击了一下，整个身体沉沉地往无限的黑暗中坠去——

在完全陷入黑暗的最后一刹那，我清楚地知道，又来了！那个梦！

从小懂事起，我就一直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，一个奇怪而恐怖 的梦。

梦里永远是漆黑的夜，一片奇形怪状的森林，一条荒凉的小路，路的两旁长满了荆棘和灌木。我看不见自己，只知道自己在沿着这小路一直往前走，小路尽头永远是那个漂满了惨绿色浮萍的池塘。池塘边，永远有着那个看不清脸面的女人，一身破烂的衣衫，我看不清她的身体，只能看见她一手托着长长的漆黑的头发，一手撩起池塘中的水，在慢慢地梳洗。

每次沿着那小路走下去，我都会知道她在那里，我更知道，她在那里是为了等我。每次我的心里都会很害怕，可我仍然会走下去，一直走到那女人的面前。

接着，那女人会慢慢抬起头来，长发湿淋淋地垂着，沾满了绿色的浮萍，在黑暗中闪着幽幽的光芒，这个时候林子里也会突然透出一些奇怪的光来，可我仍然看不清她的脸，那里只有一片模糊。我站在她面前不会动了，完全的静寂中会突然地响起一滴液体落入池塘的声音，接着，是两滴、三滴……鲜血突然的从那女人惨白的指尖顺着头发流淌下来，滴入池塘，直到连成一片滴滴答答的水声……

此刻，我再一次从噩梦中惊醒，只见陌生的房间里，洒满了月光。

我叹了口气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，梦里那女人最后都会突然伸手掐住“我”的脖子，整个画面只剩下了那女人血淋淋的脸面和双手，随着恐怖却极其真实的窒息感越来越重，“我”就会从那黑暗的世界里脱身而出，然后醒来。有时，还没有完全从恐惧中清醒的我，甚至以为自己的脖子上也还沾着那女人

手上鲜红的血液。

我一直不懂这个梦是怎么回事。最开始父母以为是我身体不好，可是到医院检查后又说我的健康没有问题；看心理医生，无非是一些废话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情形却一直得不到改善，而现在更糟了。小时候做过几次，慢慢的长大后，这个梦的出现越来越频繁，到了读大学这几年，几乎是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做一次，而最近半个月来，这个频率已经缩短成了一两天。我不敢告诉祁峰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联想起我们这次的探险，心里突然一跳：会不会是不好的预兆呢？想了想，又摇摇头。

这几天快到农历的十五了，天气很好，月亮也特别的亮，透过薄薄的窗帘洒进屋里来。不知是乡下地方本来天气就凉爽些，还是什么缘故，我总觉得身上好像有些发冷。转头看看絮儿和应雪，两人睡得熟熟的，发出轻微的呼吸声来。

我把薄被往身上拉了拉，床尾正对着窗户，我就睁着眼，望着窗户发呆。

陈伯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柳树，正好在我们这间屋的窗前，月光照在窗户上，清晰地映出柳树影子。我无聊地看着，也不知心里在想什么，好像什么也没想，又好像被塞得满满的，梦中那女人的影子不断在眼前晃动。窗帘微微地动了一下，大概起风了吧，柳树的条也随着微风轻轻地摇摆着。

我看着看着，忽然觉得眼皮跳了一跳，接着发现那柳枝渐渐摇摆得越来越快，又开始呈现出妖娆的扭动，越来越剧烈，连粗大的树身似乎也开始扭曲，眼看着那无数柳枝胡乱地飞扬起来，在窗帘上显出一个张牙舞爪的影象。

我吓得呆了，恐惧排山倒海般的袭来。那一刻我知道自己

很清醒，可同时又感到意识在逐渐模糊，紧接着，柳树上有几根枝条如蛇一般蜿蜒着伸了过来，像有生命的手一样似乎想要推开窗户。身边的絮儿嘟哝了一下，翻了个身，我下意识地想喊，可张大了嘴却什么也喊不出来，任凭我怎么使劲挣扎就是动不了。惊恐中我看见窗户自己轻轻地打开了，一股大力向我的胸口压来，在昏迷之前，我只看到红光一闪，就失去了意识。

“姐，醒醒啊！喂！”

耳边传来絮儿的声音。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人在摇着自己，又像是在摇别人的身体，脑袋里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爆炸，痛得天翻地覆。

“天啊！这样都弄不醒你，受不了了。”絮儿停止了努力，转头向外：“我叫不醒她！祁峰哥！”

我完全能想象絮儿的声音有多尖厉，可是此刻她的声音却好像隔着厚厚的一层什么东西，根本就触不到我的耳膜。我尽量地集中精神，一阵脚步声传来。是祁峰，我知道是他。由远及近，由模糊到清晰，我能感到他走到床边，正俯下身来看我，我使劲想睁开眼睛——就在那一刹那，我只觉心口一阵灼热，眼皮内似乎浮起一层淡淡的温暖的红光，那种隔膜样的感觉消失了。

我一震，感到失却的力量重新回到了身体里，意识一下子清醒了起来。

“非要我来叫你还起床啊。”祁峰无奈地笑着，坐到床边。

我睁着眼，一时间还有些发懵，祁峰扶着我坐起身来，我一眼便注意到窗户好好地关着，可是昨晚的情景又历历在目，我知道自己那时还清醒着，绝不可能是梦寐，但是，红光是哪

里来的？为什么红光一闪，我便躲过了危险，一切景象也恢复了原状？

“昨晚你看见红光了吗？”我看着絮儿，傻傻地问道。

絮儿露出一个傻掉了的表情，啊哦一声，摇摇头，祁峰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。

“什么红光？琅琅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”他伸手在我额头上探了探，“没发烧啊。”

我一阵心烦意乱，推开他的手，翻身想下床来，可是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却让我感到浑身的不对劲，好像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指挥了似的，这样的状态一闪而过，我呆呆地坐在床边，努力想再找到那感觉，又找不到了。祁峰和絮儿站在一旁，很合作地挤眉弄眼地看着我，我狠狠地白了他们一眼，一时无语。

等我洗漱好，才发现原来大家都等着我吃早饭。早饭是稀饭馒头，还有自制的咸菜。祁峰拉我上桌，我默默地坐下去，看着他们狼吞虎咽，自己却没有胃口，只用筷子在碗里有一下没一下地划拉着。我脑子里充满着疑问和恐惧——

那柳树、影子、红光，究竟是什么？！



第二章 渐入险境

饭桌上大家一直七嘴八舌地向两位老人家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。我真的很奇怪他们怎么能保持着这么高涨的热情。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异样，只有祁峰不时地望我一眼。好几次看他张口问，见我一副懒得说话的样子，又只好快快地吃他的饭。我也不跟他解释。他知道我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，如果我不想说，他再想知道，也不会问我的。他太了解我了。

吃完饭，大家就开始商量起进老君山的事。洪晓、顾天和絮儿认为今天就应该进山，而欧阳方则说应该先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起码应该先熟悉环境，不能贸然行事。黄夕应雪支持欧阳，一屋子人闹得不可开交。最激动的是絮儿，她满屋子乱钻，还上窜下跳地挥舞着拳头，目标直指向反对尽快进山的欧阳，一副要把他揍扁的神情，就差没有跳上桌子和欧阳据“理”力争了。

大家都是一副兴奋莫名的样子，使得整个屋子里都洋溢着

莫名其妙的激情，只有我呆在一边，提不起精神来。

陈大伯一直坐在门槛上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憨厚地笑着，静静地听着我们闹，也不发表意见。等闹得差不多了，祁峰终于挥手叫停，跳到一旁大声道：“大家别争了，都冷静点。进原始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们没有老君山的资料，什么都不熟悉，还是听陈伯先把老君山的情况讲讲吧。”

屋子里终于暂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陈大伯。

陈大伯烟锅里的烟丝已经快烧完了，他也不再抽，默默地在门槛上磕了磕，抬头望着大家，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说你们这些城里的孩子啊，是生活过的太幸福了，才没事要四处找玩的。可哪里玩不好，要到这老君山来。”

他吭吭地咳嗽了几声，才又接着说：“都坐下来，听老伯给你们讲讲老君山吧。”

屋子里一阵欢呼，各人找了地方坐下来，神情极其认真地等待着听故事。

原来，老君山原名青姑山。相传宋末时期，华延驿出了一位女子，名唤青姑。虽是农家女儿，举手投足之间却宛然是大家风范。到十五岁，已然人间绝色。远近官宦富豪，莫不垂涎三尺。然而任凭媒人踏破门槛，说得天花乱坠，青姑也不为所动。
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在她二十岁那年，本县的一个恶霸终于按捺不住，想强行将青姑抢走。得到好心人送来的消息，青姑连夜逃进深山老林。恶霸到了华延驿，遍寻不着，一怒之下杀了青姑的父母，一把火把房子和尸体烧了个干干净净，又把青姑家的邻居抓了来，逼问出青姑的去向，立马派人马进山

搜寻。

奇怪的是，那一批人马进山后就音讯全无。等了几天不见消息，恶霸立马又派了一批人去。第二批人倒是一个不少的回来了，他们进山后连前一批人的脚印都没有发现，似乎所有的马和人都凭空消失了，大着胆子往里走了只半里路，突然便大雾弥漫，吓得一标人没命地往回跑。

恶霸见这批人无功而返，气得大发雷霆，当下将领头的小头目打了个半死。谁知当天晚上，那恶霸突然染上怪病，折腾了一个多月后肚腹胀裂七窍流血而死。而自从青姑进了老君山以后，再也没人见到过她。传说青姑进山就已经死在了里面，那一带的原始森林，根本就很少有人进去过，人们只知道林中猛兽出没，会发生什么事谁也无法预料。此后为了纪念青姑，从此人们就称之为青姑山。

但是自青姑死后，华延驿怪事不断，虽然当地人并未受到伤害，然而却闹得人心惶惶。人们都说是青姑的冤魂作祟，却又找不到方法让她安息。

直到后来，华延驿来了一位老道长，集官府和民间之力，于青姑山主峰峰顶建起一座老君观，并设坛作法，将青姑收伏。接着道长又立下三道规矩：

其一，凡进山之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均须缠一红线于颈项之上，不到家不得除。

其二，所有进山之人须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出山，千万不能在山中过夜，有万不得已者也一定要赶到道观留宿。

其三，也是最重要也最奇怪的一条，山中任何东西都可以采摘猎取，惟独不能取笋，见到有新鲜的竹笋生长，也要尽快